牧隱集 三

文

牧隱文藁卷之十

直說三篇

天可問乎楚詞是已歷漢至唐柳子厚氏出死力以對焉仲舒氏曰道之大原出於天於是乎寐者寤焉醉者醒焉然猶曰蒼蒼者天也而不知民彜物則之出於此而全躰是天也於是乃曰天則理也然後人始知人事之無非天矣夫性也在人物指人物而名之曰人也物也是跡也求其所以然而辯之則在人者性也在物者亦性也同一性也則同一天也奚疑焉臣所事謂之君君所使謂之臣生于楚而用于晉是

不可以國分也僂於隋而忠於唐是不可以人别也相得者魚川泳而鳥雲飛矣相違者瑟雖工而齊不好也君臣之離會其有以哉甚者如仇讐焉如羊牛焉其勢也不相持也其情也不相適也嗚呼其危哉奸雄一奮其間而大事去矣嗚呼其危哉

心之用大矣經綸天地而有餘力無絲毫之或漏於其外也是天地亦不能包其量矣善用者昔二帝三王是已善保者孔顔思孟是已行之以政事述之以文章於是乎其用也費矣其隱而不可見者又非窈冥昏黙之地也昭乎日月也盛乎鬼神也其亦求之方

方聞而已矣聞善言見善行沛然而生者心之端也擴其端而不失焉者敬義而已其拳拳焉其拳拳焉

茂孫金氏三子名字說

通憲金景先請予名其三子予以病未果久矣長子成均學官又來曰父命也願先生有以教焉予不獲已迺言曰伯氏名爾瞻字爾子具瞻之言視也字以子具十目所視之謂也語曰尊其瞻視動作威儀之見於外者可以見其內故也夫令聞廣譽之施於身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必也積於中者和順然後發於外者爲英華人之仰之不啻如師尹之赫赫矣瞻

乎其以具銘諸心乎詩曰民具爾瞻仲氏名爾盱字
爾子何盱之言亦視也字以子何望道未見之謂也
詩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吾之
德如之何則進吾之業如之何則修夙夜以孜孜則
其至於道也必矣一日至焉前日之所望畢矣盱乎
其以何銘諸心乎詩曰云何其盱李氏名爾盼字爾
子美盼之言目之黑白均也字以子美謂其生質之
美也孟子自道善知言其言曰聽其言也觀其眸子
人焉廋哉而以瞭眊判人心術若鑑照物姸媸無遁
形則眸子者心之著也盼乎其以美銘諸心乎詩曰

美目盼兮孟子七篇述詩書仲尼之意而作者也而於詩斷章取意爲多故學孟子作金氏三子名字說

韓氏四子名字說

韓參書公旣名其四子且字之以古者易子而敎俾友人韓山李穡說其義穡不敢辭曰尚書云尚桓桓勉其知所勇也人於學也勇莫先焉中庸雖以知仁勇爲三達德而勇居其末然所以致知仁之極以成天地位育之功者勇也知非勇不能擇仁非勇不能守故以强哉矯贊美之尚桓之字以伯桓可不思其義乎曰尚質勉其知所本也語云文勝質則史質

勝文則野質者文之本也文勝久矣愷悌之美忠信之篤泯而不彰雖有美質淪胥而莫能自拔於流俗文之弊極矣於是而惟文之是尚則或失其本而趨乎末故救之之術雖若偏焉莫如重質之爲愈也尚質之字以仲質可不思其義乎曰尚敬勉其守有主也禮曰毋不敬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冠之以敬卽堯典先書欽之義也學道者由敬以誠正出治者由敬以治平夫婦之相敬史又書之田野間亦不可無敬也況於朝廷乎況於鄉黨乎況於屋漏乎事天享帝以致四靈皆不外此尚敬之字以叔敬可不思其義

乎曰尚德勉中不失也書曰克明德人之得乎天而具衆理應萬事本然之善也氣質或拘之物欲或蔽之於是乎失之矣得之於天失之於己故曰虛位然其本然之軆未嘗亡焉發見於俄頃之間守之固擴之充則在我者非自外至也生而具之者德也失而復之者德也尚德之字以季德可不思其義乎夫勇以一其志質以爲之本敬以爲之主德以守其天韓氏兄弟斯無忝乎尒祖矣尚勉旃尚勉旃

伯共說

慶順注簿孔伯共東語籀曰今天下孔氏皆有譜獨

吾先世入東韓居陜之藏陰縣中國士大夫無從而至也我先世仕本國有位鷹揚上將者其後子孫不絶如綫術也游學成均進瞻肖貌益有感焉子思述中庸稱仲尼親之也親之也則存之心存之心則見乎四體故自名曰術而字以伯共盖有慕於正考父三命而俯茲益共之語也夫仲尼天地也天地之所從出大極也正考父之俯也共也仲尼盛德光輝之根柢也此術之所以立名字願先生演其義以白伯共聖人之後也讀聖人之書既如聞禮聞詩於立庭之際矣四支之不敢怠於身一毫之不敢肆於心凡接物

德事之容宛然與鄉黨篇中所載相合乎否也蓋恭之發見於佋佋者門人之所共知也故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見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性與天道夫豈待於仲尼之口而後聞之哉夫子之申申夭々侃々誾々無非是與天道之流行者也而門人猶曰不可得而聞豈不惜哉或曰此子貢既得聞而自歎之辭耳以今觀之夫子之道如日月焉凡有志於聖人之道者如遊夫子之門庭如奉夫子之杖屨接乎詞氣而親其光輝也況其在子孫之列者乎宜其有所仰而私之于其身也夫子之道不行于世則

之讀修垂教萬世其書具在堯典首欽其意可見則恭之一字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之本也尚何贅一言於其間哉仲尼祖述堯舜而仲尼之子孫又當祖述仲尼也仲尼曰君子篤恭而天下平篤恭當自謹獨始伯共其致力焉

子復說

驪興閔子復來曰安仁之遜補成均生也先生爲大司成字之曰子復安仁事先生有年矣而未得蒙子復之訓安仁實有憾焉願先生終惠焉予曰吾病也夫易之不玩而樂於恙陽之復也而在五陰之下以

人性言則善之萠也以人事言則吉之兆也以學言則返乎其初者也故曰顔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其問仁也夫子曰克己復禮為仁勿於非禮復之之功也愚於不違復之之效也私欲淨矣何待於克之天理行矣何待於復之此天下之所以歸其仁也今稱顔子曰復聖以其知顔子也不淺矣子復以篤實之資高明之學踐履之是先而不專於聞見沉潛之是急而不務於涉獵出試場屋卓冠百人之列則其文章之發見又可見矣拜翰林遷閣門方以知禮名于時其自負豈不輕矣猶以為不足問於弟嗚呼子復真

好學矣易之彖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天地之心即人之心也求仁心觀乎易觀乎語斯是矣予以一說言焉予復其可之乎仁予之舍也子出游數千里外不在乎舍者子之身也其在乎舍者子之心也身雖在遠心猶不忘其舍而必復餘焉仁則子之舍豈可斯忘之而不謀所以居之之術乎有門以出入有室以寢處則前日崎嶇道路迷於所趨顛倒之狀悉變而中〻矣〻於燕居矣而況承祭見賓之頃乎有朋亦必自遠方來矣如其不然雖閉戶亦可也勉之哉

可明說

甲寅科及第李百之字以可明求予說予曰李然之
善固在也而人有賢不肖智愚之相去也何哉氣質
敝之於前物欲拘之於後日趨於晦昧之地否塞沉
痼不可救藥矣嗚呼人而至此可不悲哉一日克己
復禮則如清風興而群陰之消也方寸之間粲爛光
明察乎天地通乎神明矣泝而求之則堯之克明峻
德光被四表者也嗚呼在天曰明命在人曰明德非
二物也而天與人判而離也久矣仲尼盖悲之道統
之傳不絕如綫幸而再傳有聖孫焉著為一書所以
望後人者至矣生知鮮矣困學之士惟力行一言實

入道之門也力行之道孜孜屹屹不舍晝夜始也吾
心也昭昭之明也終也吾心也與日月合其明則堯
之放勳光被亦不能遠過於此其克明之大驗歟可
明其思所以踐名與字也乎無也將欲踐之必自三
達德將踐三達德必自一一者何誠而已誠之道在
天地則洋洋乎鬼神之德也在聖人則優優大哉峻
極于天者也天之體本於太極散於萬物脉絡整齊
其明大矣然人之虛靈不昧雖在方寸之間然與天
也斷然無毫髮之異謂天與人不相屬者非知斯道
者也子亦非知斯道者也然與可明言之知真知豈

不可愧哉然億則屢中賜之所以多言也予何敢避多言之責哉孟子曰予豈好辯哉撟也蓋傷焉

子因說

東萊鄭子因來謂予曰先生之在韓山也嘗造門受論孟請字說先生口生既名可宗所當慎者不失其可親之人而已於是字之曰子因今廿有六年矣奉以周旋不敢墜也然其義之所在其時未嘗請迄今歉然願先生畢其說予曰未晚也抑戒不既明甚矣手劄子因年未知命好問不已庸何傷予雖然予耗矣何能言哉天地大矣廣矣猶相依附況人倫之懿

綱常風化之所係者乎故君臣之相資朋友之相責所以維持帝王之治之美未有不相因而能致乎其極者也唐虞之都俞後世之會合皆可見已惟其不相値也則接淅而去踰垣而避其所以逃適也如是必其中確乎其不可拔矣必其勢判乎其不可爲矣嗚呼悲哉若夫聖人作而萬物覩如雲從龍風從虎氣機之相合膠漆之相投無有齟齬言聽計從功成理定所以相因之效不曰美歟乎因步而讀書決科入仕名聞于時謂之無因不可也退于田里如隱士然謂之有因亦不可也今以官召則至替則去悠然

若無意於其間者子因之學可謂有所守矣古之能知出處之分者不過於此子因其無變焉於是作子因說以勗之

仲至說

天姨夫全氏旌善望姪仲子曰五倫請予字說曰人之倫也有五其名曰五典天所敘也而人之所以為人者也故吾名曰五倫聖人人倫之至也故吾字曰仲至夫至者吾所望也而道之玄遠將竭吾力而吾未敢必將盡吾進而吾未之忍然由之而鮮知習矣而不察焉吾儕之謂也頤先生明以教我倫將書紳焉

予曰至有二義以道言所至之地也以人言能至之
功也夫道之大原出於天而論於民生日用之間著
於聖賢功化之表詩書禮樂之秩然典章文物之粲
然則所謂倫理者豈不如揭日月而行哉然氣禀之
異物欲之拘罕有得其髣髴於形影之末者況其精
微之蘊奧也哉嗚呼能至於其間者何可多得哉虞
夏書所載格言甚衆十六字傳心之語可見危微之
辨精一之功所以至夫道之準的也孔氏弟子月至
日至獨顏氏曾子得其宗求其所以能至則喟然之
嘆一貫之唯如在目前雖曰不至吾不信也然則所

至之地能至之功果可二乎哉仲至氣質清明篤養有素游學成均問難折衷諸生皆服其識之高也宰相知其才授以臨民之政晋陜已受其賜矣他日所就其可量乎予喜其有志於道也作字說以貽之已未夏閏五月癸卯

孟周說

雞林李氏有位五宰封月城君者其長曾孫曰廷俌爲臺臣有重名請字於韓山子韓山子方檢韻會俌之下註曰輔也於是取周室輔之語字之曰孟周夫邦家之用人才也如車之有輔焉故曰無棄爾輔隕

于尒輻其康濟時屯也如車之任重焉故曰終踰絕
險曾是不意用人才濟時屯此周之理所以不可及
也夫周周有天下之號也周南周公之化被于南也
風之正也風化之美而人心歸焉故曰行皈于周萬
民所望士君子幼也學壯也行始于家而終于天下
致君澤民移風易俗必曰堯舜其人唐虞其時曰夏
曰殷至于周而止盖自周而後天下無善治故也然
則有志之士所以跂而望之者非周而何周公召公
畢公之翊賛王室者載於詩書粲然照日孟周其亦
心之乎心乎周然後可以為今日朝廷之輔相矣今

夫觀河洛者思禹入淸廟者思文孟周顧名思義其所以心周之心爲如何也心周如何心乎關雎麟趾而已矣關雎麟趾在文王之地者所望也非孟周之所當慕也雖然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則文王之興化始于室家及於人物多士之所助庸可少乎士也雖微必以天下之事自任者將以佐天子行其志施其學焉耳孟周其無惑焉仲尼蓋嘗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與周道於東方不在今日乎孟周其無惑焉

之題說

門生左副代言姜隱字之顯請其說予曰隱不可見之謂也其理也微然其著於事物之間者其迹也粲然隱也顯也非相反也蓋體用一源也明矣請畢顯之說天高地下萬物散殊日月星辰之布列山河嶽瀆之流峙不曰顯乎然知其所以然者鮮矣尊君卑臣百度修擧詩書禮樂之蹟與典章文物之賁飾不曰顯乎然知其所由來者亦鮮矣求之人心鑑空衡平物之來也無少私雲行水流物之過也無少滯其體也寂然不動其用也感而遂通光明粲爛純粹篤實謂之隱則徹首徹尾謂之顯則無聲無臭故曰君

子之道費而隱鬼神之德或鳶魚之詩可見矣是以顯之道觀乎吾心達乎天德而已矣士君子素其位而行無入而不自得胷中洒落如光風霽月陰邪無所遁其情鬼蜮無所遁其形矣之顯少年擢第敭歷臺省歷考其行蓋君子人也剛毅之氣觸姦邪而立推溫柔之質敦孝友以相感平生所行無不可與人言者則顯之道行矣夫子曰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尒夫子昭然日月也之顯其仰止焉其服膺焉

孟陽說

丁酉科及第李佐郎托其友鄭子因求字於予予曰

李舒氏吾友也何無書是禮失矣予難於言矣予愛
李舒氏久矣始舉進士也率然薦其所為程文至吾
舍求是正予視其貌偉嵓而其氣清心甚喜也及讀
其文確實而不俗稍介削則不大突心喜之又倍往
來來久果為主司所取不數年拜正言風采出其群
人皆曰李正言必大用矣侍親于鄉不出者今
年雖有召命不應似乎避世者矣今其姨夫陳氏之
來京也修書詞告予曰向者予因之行也彊予因請
吾字吾儕間非敢直達于先生也予因受先生知欲
得先生言以為吾榮不暇計吾禮之失也先生不鄙

明言其所以不可之故以教之是先生以舒爲可敎何幸之大也願終惠焉予曰舒者陽之事也春氣發揚物生遂暢大和洋溢浹洽無間比之世唐虞之際是已當是時君臣俱聖禮樂大行四覔之類如徵雲之在乎青天也及其去也白日正中光彩粲爛其化之被也其德之運也於斯爲盛矣今與學者粗有知皃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以予舒氏而不志於堯舜之世吾不信也於是字之曰益陽益陽其思所以踐名與字可也若曰吾舒也亦所以養也則近乎老氏矣是陰也非陽矣陽君子也尚相與勉之

浩然說贈鄭甫州別

浩然之氣其天地之初乎天地以之位其萬物之原乎萬物以之育惟其合是氣以為體是以發是氣以為用是氣也無畔岸無鍔淪無星薄清濁庚是之別名之曰浩然不亦可乎堯之仁舜之智以至夫子溫良恭儉讓皆由自疆不息純亦不已而發見者也惟疆故能不撓於天下之物天下之物無得而沮之所以不息也惟純故能不雜於天下之物天下之物無得而間之所以不已也德由是崇功由是著顯當世而垂無窮非所謂浩然者渾淪於其間何以至是哉

古之聖人者心存而躬察見諸行事無待於言之孟軻氏閔斯道日益殘弊發其機牙激昂天下之士策其鈍而進其銳於是養氣之說出焉孟軻氏其豈誇言者哉鮮有從事於此者其亦可怍也夫甫州郭安鄭君謂予曰昔予也名碼予嘗以温叔字我矣余今也更之以寓顚予之終患焉予曰大哉名乎天地四方之謂寓中天地四方而立左瞻右顧不其天乎而以眇然之身養浩然之氣使之渾淪於其間不其難乎然天地也萬物也同一體也人之一身而天地萬物備脩其身先持其志持其志氣斯可養馴至於不

息不已之地則所謂肹然之身上下與天地同流已不與草木禽獸同腐於須臾之頃而垂光於千百載之下其所以不與草木禽獸同腐於須臾之頃而垂光於千百載之下者即浩然之氣充乎六合者也或曰孟軻氏以大剛直為說今子以彊純釋浩然何歟予曰箋其義不箋其語乎學如此鄭君性脩潔懷慨有志當世事慎其所以養氣者或未至焉故以浩然字之庶有以實其名其赴甫州也未贈言遂書以冠餞行詩之首

伯中說贈李狀元別

今庚申科狀元李文和伯中將覲親于鄉請予言且曰伯中字說未蒙先進之教願受一言以行孝於家忠於國將何以爲之李子曰大哉問乎中焉而已矣善事父母其名曰孝移之於君其名曰忠名雖殊而理則一理之一即所謂中也何也夫人之生也具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曷嘗有忠與孝哉寂然不動鑑空衡平性之體也其名曰中感而遂通雲行水流性之用也其名曰和中之體立則天地位和之用行則萬物育聖人參贊之妙德性尊人倫叙天叙天秩粲然明白曰忠曰孝曰中曰和夫豈異致哉舜以

天下養親其孝大矣是舜之中也瞽叟殺人則負之走是舜之中也周公抱成王以定周室其忠至矣是周公之中也管蔡流言居東三年是周公之中也和而不能中柳下惠而已矣中而不能權子莫而已矣是則事君事親行已應物中和而已欲致中和自戒慎始戒懼之何存天理也慎獨焉何遏人欲也存天理遏人欲皆至其極聖學斯畢矣大舜也周公也能致其極者也下惠也子莫也一於偏者也士生千載之下有志乎學所當企而慕者安所在欲今有人呼於衆曰願學大舜乎周公乎必皆曰不敢願學下惠

孚予莫予必皆曰不欲然庚考其行果於不敢者皆是果於不欲者又未之多見此予之日夜自責而自愧者也伯中擢第狀元則與予同求教求益卓然欲趍於天中之域過於予遠甚矣他日所就其可量乎熟甚固不能覃思略述所懷幸伯中分讀中庸一部書敢以是為伯中贈

孟儀說

至正戊申予承之大司成生徒甚盛分治五經治書者八十餘人其中劉敬氏舉止出群既受業則端坐讀不輟於敕天之命惟時惟幾八字沉潛反覆其辭

引而長或高或低同列揹笑劉敬氏不以為意則其心之專也可知矣久而館中咸服歲辛亥予叨知貢舉劉敬氏以詩義中可謂通詩書矣補學官以勞拜叅而去咸均諸教官請于朝得劉敬氏兼諭誨博士今五年矣而猶未調也而安焉無外慕所以養其中者夫豈無所主哉今以字說請於予曰敬也幸為朋友不鄙字敬曰孟儀願承教焉予曰堯典首欽文王稱敬非子之羹墻乎光被四表自欽而出至冒出日自敬而生則若天岱岳之際在官在廟之時其安安也其疊疊也不動而民敬不言而民信則其蘇芳嗔旁

之威儀也千載之下仰之如一日吁盛矣今之學者
曰堯舜也文王也皆生知之聖也不敢企不敢企冝
乎世道日以降人心日以偷而不止也夫天地萬物
之父母也聖者賢愚者不肖皆同胞也父母所以畀
付於諸子者豈有厚薄也哉人之生也惟欲之趨而
致其異耳於是天仁愛之命其秀出者師之君之以
復其本然之善當是時也萬邦之協和萬民之咸和
蓋非虛言矣則其民彛物則之同乎表裡貫於精粗
昊天游衍無一事而非仁布於言行施於四躰粹然
盎然三百三千優優大哉豈必待其人而後行哉故

曰比屋可封雖然行遠必自邇升高必自卑洒掃庭內維民之章鷄鳴而起所當致之者不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乎顔色辭氣近信遠鄙曾子之言也曾氏之傳孔道至于今益儼其躰之始可以勑天之命矣始可以踐優〻大哉之地矣

純仲說

甲寅科狀元金正言曰吾名子粹故吾字曰純仲請先生說其義予粹將服膺焉予曰穡也猶之繇綈迪學雜而旨哤爲足以進於王哉純仲曰吾聞不顯文王之德之純盖讃文王與天同功之妙非學者之所

敢望然待文王而興者凡民也則子粹豈非凡民之
一乎是以用乾文言〻辭序曰純伜蓋剛健中正純
粹精乾之德也乾之德非與文王同乎子曰士希賢
賢希聖聖希天純伜之自爲也亦不淺矣是不可以
無說矣惟天之命於穆不已雖曰無聲無臭然所以
運而不息大而不遺豈曰無所主宰乎日月星辰之
垂象風雨霜露之爲教曷嘗頃刻之有違也哉鳶魚
適見于上察與于下亦韜焉而已其所以生成涵育
之化至于今如一日 則其不已也純也可知矣乾之
大象曰君子以自彊不息聖人之望人也深矣君子

自彊則不撓不息則不廢不撓不廢所以至其極也至其極則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希天之功於是著矣是不寧希文而已矣孟子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周公師文王讚易爻是聖師聖也是以言禮樂者皆倣之周公觀其赤舄几几之儀其心豈不純乎文王關雎麟趾之化行於破斧缺斨之時而風之變也復故于正非純亦不已之所致歟故曰處逆境難周公之聖非值此何從而知其達孝哉嗚呼純之效不在斯乎純仲取狀元爲言宜可謂顯矣已而奕于時然其中確乎其不拔矣予嘉之作字說

以昂之廢其有守也有守則純矣

平源說

幻菴弟子分上人從懶翁居亦且數年故得侍翁平源之號墨跡尚新而山水圖又翁所得意平遠可愛而繼以逆行之頌觀於此翁之伎倆殆無餘蘊矣予與幻菴善故當其求詩也不靳今又索平源之說乎何忍辭上人之得於翁者如此夫豈無說乎翁游江南嗣法於平山則平乃翁之所自出也而本源自性於是顯矣合而言之曰平源所以明其得於師者非外物也蓋吾本性而已天真之佛無變無易亘古亘今

而平山印之然後本源呈露則師資受授之際可以輕議乎哉此非吾所知也夫水之性濕而就下周遍法界者也其源則出乎天天金也金生水故雨露從天而降水之積曰海其出也乃在古井絕頂飛瀑斷崖則其源似乎斬絕矣以水德觀之則浸淫后土無適而非所居之地然則隱涌則顯何往而不平哉況上人安於分不蕩不枯湛乎其虛明萬物森羅於其中翁之知人也益明矣使江月分影其間而游於幻境如畫中上人何可及乎哉予慕之甚故不辭而略為之說

仲英說

懶翁之徒有曰覺雄者號仲英嘗爲書記於長愛之翁既示寂仲英輩居浮屠傍六七年徘徊不離云一日以上黨韓孟雲所作仲英二字來曰吾師安吾心吾心自不安吾罪也吾師師指空又師平山其走也數千里又數千里足之覽而不之郵卒之心安然後悠然而歸三山二水之記畢矣設利遍于東土矣吾師吾來人也走尚如此況吾儕手游山涉川尋師訪道時哉不可失先生幸有以教之予曰上人之學非吾所知也吾所學又上人所外也吾將何以塞責吾觀

鳥獸草木各一大極也動物之得乎陽者為雄植物
之得乎陽者為英盖雄然後雌有以承之英然後實
有以繼之保合大和敀于貞固生生之理不窮矣此
則吾說也至若師之所師曰大雄者所謂世尊也而
為三界師師之所求曰心花者所謂果德也而照十
方刹佛〻心〻隨處發現矣師尚走乎哉師其敀而
返照名號於介然之頃而有得焉則優曇鉢花出現
於世矣尚何枝葉之可去哉仲英當知伽葉微笑案
不出此莫待無花空折枝可也勉旃勉旃

千峯說

曹溪雨上人龜谷弟子也問其號於韓山子穡穡曰
龜谷善名人豈於上人靳之乎請以一雲如何上人
曰吾徒事師如子事父吾師名也請易之穡曰吾於
龜谷游亦久矣而忘之吾罪也請易以千峯上人曰
可矣願畢其說上人旣可之矣予何辭山之附地地
之勢西北高天下之山起乎西北而東南之趨適乎
中國禹貢三條可見已五嶽雖尊而高峻各居方面
者又多也况停而峙隨其大小名之曰峯則峯之列
乎天下宜又多也其曰千者擧中數而已矣一非不
足萬非有餘上人一所處皆是矣明月當其上岀定烹茶

上人請矣胡不取積雪滿其下八定面壁上人高矣胡不取取爾何哉爾吾也吾之在千峯也澤及四海萌生甲坼草木遂矣嘉禾多稼瑞國裕民其利博矣上人之取之其在斯乎其在斯乎然爾不可恒也時焉可也吾師之居如蓋中擂也青鞋徒游長松之下白石之上坐對衆峯與其上人語其指以妙高峯之所在焉携手登臨是吾願也菴名普濟實幻翁所命云上人之心於是益白矣故併及之

雪牛說

乳上人者普濟之徒也即上之藏

貌清行完爲衆中秀普濟以雪牛命之有以也猶爲衍其義雪雪山也牛雪山之牛也其乳之用竺書言之詳非稽所知然乳者人與獸字育其所生者也形既生矣非乳無以養則命性之正所由行也乳之功大矣普濟獨取是蓋其敎宜然也其敎以清淨爲本敎化爲用雪山西域之高爽香草之繁茂故牛之牧于其中者必肥腯而其養之潔也猶爲說蕩之用則解之純而不雜氣之完而不敗嚴整道場精修戒器以感弘慈以滌宿垢入于定門者可知也夫牛之見取於禪者有四又有十其說各不同不可論雪山之

牛側身而望者也故為上人言之上人洪乳何日而
遍于含識乎其益免之哉

景春說

予之遊關東也杆城知郡朴君仁乙求字且徵言予
老矣學問之荒落也文辭之蹇澁也吐言而不成文
談義而未底蘊何由塞其責然同在珠宮不為非舊
今之遇我其情油然不可無辱乃字以景春而告之
曰仁在天曰生在人曰心乙於方在東於物在木故
仁包四德乙冠四方即帝出而運乎一歲者也其運
也在東曰春南而夏西而秋北而冬冬而復乎春生

生不窮萬古一日則春之德四時也不誣矣仁之包四德也不虛矣乙之爲訓尙何言哉其於人也存心曰仁居家慈孝爲政惻隱是其稚也且其睟面盎背心廣體胖仁之發而泰之暢也民之從化如立春風和氣於四達流乎無窮況一州之地乎達而在上布唐陽春非異事也君其潛心焉

李氏三子名字說

廬陵李浩然舉於有司以書義著稱予嘗頗聞緒論而未之果一日來謂予曰吾有三子一曰之直字伯平次二曰之剛字仲潛次三曰之柔字叔明蓋有慕

於聖人之又用焉耳夫三德者聖人之撫世酬物因時制宜所以納民俗於皇極者也人之生稟乎天中和之躰用具焉降衷綏性之說是已然氣稟變之於初污俗驅之於後不得不趨於不中不和之域焉是以聖人繼天立極君以治之師以教之於是乎三德之目立焉世道平矣康矣比屋可封矣聖人夫何為哉亦曰正焉直焉順乎其常而已垂衣無為之治可見矣故名吾長子曰之直字伯平欲其為堯舜之民也此聖人之用直於平康之世也世道降矣民之諧退而不及乎中矣於是乎輔之翼之振作其頹靡之

氣歸於中和而後已此聖人之用剛於沉潛之世也故名吾仲子曰之剛字仲潛世道升矣民之高明而過乎中矣於是乎漸之摩之消耗其强梗之氣歸於中和而後已此用柔於高明之世也故名吾季子曰之柔字叔明嗚呼聖人之用中於民也如此民旣歸于中則是堯舜之世也名之雖異其歸則同父母愛子之心無或必偏故也今吾名吾子必以此將以察世變慕聖化以自樂於畎畝之中而已不出戶庭知天下吾之謂矣讀先生爲之說予曰信乎子之善說書也予老矣皇極之行也三德之又用也不可見矣

令嗣三人皆有美質異日所就誠未可量無廢庭教
吾之望也其勉旃

牧隱文藁卷之十

事大表牋

平紅賊後陳情表

臣聞御下之方要使言而無隱事上之義苟有懷則必陳情意以之交孚德澤因之廣被稽諸古之若此矧明時之何疑敢將無已之求庸黷蓋高之聽伏念降資謭薄禀性愚蒙千載風雲早承恩於盛際一區山海昔席寵於餘生頋報效之無從此職貢之是務豈意遭罹寇賊俄而隔絶朝廷前平壤之蔓延後開城之蹂及每交鋒以示弱固非多算之所為不旋踵

而合攻竟使隻輪之無返其不避南遷之困蓋欲寬
東顧之憂果聞 天聰獲瞻星使冐恩已極撫分何
堪況茲尺寸之微勞何與鼎鍾之顯刻然遠人之敵
愾其可取者或存在昭代之報功雖至微而必録撫
躬躑躅俟命屛營伏望 皇帝陛下推視遠之明廓
包荒之度迴九重之獨斷察萬里之孫忠濬發德音
播之多方之口至示功載傳之大史之書不寧耀今
于以示後臣謹當勸歌七德賡箕封按堵之風祝壽
萬年奉舜殿垂衣之化

謝恩表

敷告明綸方深警省登庸峻級衆極震惶宣以匪須
益知顛隕臣某竊惟分封建長譬心腹之賴股肱敵
愾勤王猶手足之捍頭目此古今共由之大躰實上
下相與之至情如臣者係出館甥恩叨襲爵嘗矢戈
月䢴南土恨未補於分毫值龍馭冬巡上都誠不辭
於靡務想方召中興周室思郭李再造唐家荒表出
師非敢後也飛芻輓粟厥惟艱哉時易逝而功莫成
志徒勤而力不逮何圖聖慮遠燭愚悃褒賜溫言於前
既先之以獎諭進右揆於後復繼之以優褒崇顗皆稀
世之至榮況乃連旬而併得酒道于犒河之飲衣與挾

纊之情祇荷寵靈愈增憂懼茲蓋伏遇玄玄躬生知
之聖履交泰之時恭默淵冲洞進退存亡之故作興
振起收予奪廢置之權禹群策以雜施感衆心而齊
奮智神明協贊旦夕削平尚不遑遑悉令歛極非謂臣
多多之益辨盡憐臣斷斷無他臣敢不誓節義金石之
堅惟一終始俾壽考岡陵之祝億萬尋常

請改名表

命物以類宜莫尚於自謙登名于朝敢無因而輒攺
故當數奏冞切凌競竊惟小國之風嘗仍其舊蓋由
世皇之詔毋變其初自臣名祺襲封古國大而官師

案牘徵而里巷書詞亦爲字從示從其而其聲相同相近慈皆諱避謂是故常臣久乃知事多有礙顧衆情之莫奪惟自改之爲便臣曾祖忠烈王諱諶改祖忠宣王諱源改璋考其所由罔不在此臣今亦擬以顓字爲名倘無兼聽曲徇擅更臣謹當期壹節以蠶東立揚終始誓全心於拱北報荅生成

節日表

日方臣服之心雖一同於普率億載父臨之祝實萬倍於尋常云云四月維夏方回繞電之期千歲爲春用介齊天之壽明庭縟禮率土懽情云云盛德在躬

至仁育物宣昭文敎乾坤日月之照臨耆定武功嶽
瀆風霆之迅掃茲値誕彌之旦益膺滋至之休伏念
臣某猥荷殊恩叨居重寄愧無尺寸之效仰答生成
願以億萬斯年恒伸頌禱

皇后封冊賀表

受籙膺圖端奉神靈之統臨軒發冊載新宮壼之儀
日月清華山河帖妥欽惟云云道光緇侔孝重貽謀
逈眷好逑蚤毓金枝之慶爰崇大號奄臨掖庭之尊
上以隆萬世之丕基下以啓三韓之永賴天扶景命
人樂熙辰云云叨守弊邦阻瞻盛禮庶俾風化歌關

雎正始之詩圖報庄成上華封多壽之祝

皇太子千秋牋

侍書鶴禁備承優渥之恩守覆鯤岑恒切康寧之祝
茲逢令旦益罄微忱云云黄鐘産氣方廻載震之期
碧鏤儲祥茂對惟新之命謳歌攸繫瞻跂悉殉云云
性禀温良心敦敬愛問寢龍樓之曉孝行夙彰重華
鳳曆之春貽謀益永爰值虹流之旦倍膺川至之休
伏念云云猥守弊封叨承巨蔭未詣趍蹌之列聊伸
頌禱之誠云云自天而祐彌增重潤之休隨土所宜
聊達可羞之信名般甚寓制衣造亦蹂愧非適用之質

冀諒衷誠之禮

謝御酒御衣表

身居鰈域徧承雨露之恩目注龍墀倍祝岡陵之壽寵賚自天震惶無地被窮有耀論骨彌深伏念云云猥荷上知夙承先業朝廷隔絶孰知戀主之情山海阻脩莫效勤王之志頃值肆凶之妖氛益彌敵愾之微誠果殄貪殘方慮捷書之路梗忽頒優渥頻驚使節之星臨光爛畫鮮香浮春盎茲盖伏遇云云至仁柔遠曠度包荒雖深居九閽之中而明見萬里之外諒臣魯鈍而惟供世職憐臣怯弱而亦與軍功恕其

馳聞之遲示以褒嘉之大臣敢不對揚休命抃舞昌
辰賡同袍之歌感恩相勵繼投河之飲含惠難酬

謝復位表

山川阻隔常馳捧日之心雨露霑濡彌切齊天之祝
恩還爵秩事辨罔誣感動于天涕零如雨竊以新正
之實欲蓋而彌彰上下之情終通而難否云云因懷
發臣之心遂肆欺天之計表戚禮物公爲白日之奪
攘符璽捷書卒沮明庭之論賞既自華陰謀之中又
必欲顯罰之加而臣孫因山海之間極目雲霄之表
剝膚雖切委節何移顧影自傷赤心誰諒惟冀悟於

萬一以忍死於須臾果天道之不差而罪人之斯得
旋別淑慝特頒當宁之言振肅紀綱丕視錄功之載
星軺聿至日角若臨繹貝錦之前疑已爲多幸復藩
屛之旧職益忝殊榮劍又宫錦畫鮮命醪春盎豈意
非常之寵眷加不肖之躬茲盖伏遇踐懷遠以德之
猷存去邪勿疑之念察彼蔽聰而明其冒膺異渥之
責憐臣敵愾而賜以有光前烈之褒遂令謗毁之餘
終荷保全之恵臣敢不對揚休命倍輸遂職之誠綏
輯遺民永戴同仁之化

臣言七月十三日陪臣姜仁裕等回傳宣諭

聖旨一款汝國既有覘伺之心其遣吏員秀才二
三百名次者五六百名來此臣不勝顛越輒
陳懷抱者
聖謨誕敷淵深莫測天威密邇震疊尤常茲瀝卑悰
仰干聰聽伏念臣愚蒙不學孤陋無知乎民彝物則
之不泯識天命人心之所在懷仁慕義既委質以為
臣狹詐懷奸獨何心而罔上載惟小國僻在荒陬肇
自古初局於風氣文辭則僅達眞所蘊言語則必譯
而乃通詖篋升堂常欲遣六七人之童子明經習肄
何緣得二三百之儒生姑謂為窺覘之資安敢應招

奉之命顧并徵之官者與已允之生員一則為避嫌
疑一則宜遵誥諭進退維谷不知裁之伏望去之收
雷霆之威廓天地之量憐臣盡禮而不知所以為禮
察臣效忠而不知所以為忠不責所難而從其願臣
謹當益慎藩宣之寄永惟羣毅之漸於萬斯年奉祝
聖人壽

臣言七月十四日陪臣姜仁裕等回傳奉宣
諭 聖旨及蒙 聖恩賜恤覆舟者
詔諭丁寧懷柔周洽恩威并著感愧交駢竊念小邦
知尊中國如孩童必得其怙恃有聖人則為之依歸

如臣者以前朝椽喪之餘生受貽代分封之玆命其
爲自率賓今昔之所無雖死靡他惟神明之是質玆
緣運蹇動輒謗興兩內侍既連床而共眠何從酖殺
老院使與同舟而相惡卒值禍延武衛乃有國之常
也視爲迎詔之不恭賓館無持兵之理也誣爲典客
者有備彼亡元之遺種與納氏之比隣已絕交通猶
爲締好取親東化修聘北平以朝覲之駿奔謂覘伺
之狙詐緣疑飾似嫁禍圖危惟聖鑒之昭明洞群臣
之曲直特須睿訓俾臣自新又允敷奏之懇皆錫允
俞之辱降之雅樂道以正音子弟入學則措置精深

風虔殞命則錫與稠疊仍勅賤介還自坦途茲盖云
云剛健粹精英明果斷內詳外略綱擧而目張大畏
小懷刑清而政肅遂令匪質獲覩耿光臣敢不佩服
聖謨涵濡洪造糜無酬於臣節恒上祝於皇齡

皇太子凱還賀牋

龍旗攸指盡將天子之威鸛鵝言旋大慰都人之望
屬茲播告擧有欣懽恭惟云云偉量淵冲英猷果斷
勵精弘化贊文德於誕敷受命啓行揚戎兵於克詰
匪徒振耀惟以敉寧祓寇如鼎魚應悔乞降之不早
逆臣為社鼠方知犯順之必誅何猖獗之足虞盖指

揮之有定風霆動盪詎容邪氣之留日月清明遂絕
浮雲之蔽茲皆睿筭上協宸衷事有萬全與神謀與
衆共心無二適爲子孝爲臣忠是宜出紓國步之難
入奉天顏之喜彝明廣被於中外功業卓冠於古今
凡在見聞疇非蹈舞伏念跡慚蠖屈心慕鷹揚萬騎
來朝遙想凱歌之奏四方稱慶倍祈胡考之休

請冠服表

議禮制度大開華夏之明慕義嚮風庶変要荒之陋
敢攄愚抱庸瀆 聰聞竊覩 聖人之興必有一
代之法上衣下裳之作蓋取象於乾坤殷冔周冕之

名皆因時而損益以新耳目之習而致風俗之同欽
惟玄〻之撻神武之資撫亨嘉之運文物備美奎超三代
之隆德教霈然覃及四方之廣雖命小邦之從本俗
既賜祭服以至陪臣豈容長餘尚襲其旧在盛世之
典固無所虧但遠人之心深以為歉伏望玄〻憐臣
以小事大許臣用夏變夷遂降綸言俾從華製臣謹
當終始惟一益殫補袞之誠億萬斯年永被垂衣之治

陳情表

臣某言臣生十歲臣父臣某暴薨祖母洪即命臣居
喪次主喪事臣但知哀號不知所為未幾群臣奉祖

母之命請臣權署國事臣雖欲辭避其道無由群臣
具表文請臣署名入奏 天子乞賜先臣謚號并
臣爵命歲月逾邁迄今未蒙明降臣雖愚蒙豈不恐
惧私心自念亡父能知天命所歸擧國內附降年不
永奄爾淪逝叛臣金義盜殺使臣奔于北方祖母既
老臣又幼弱時之多艱未有若是之甚者不賴
聖天子保全之惠將何以圖存哉此所以奉表瞻望
日俟德音之至也陪臣禑符迴自京師欽奉
聖旨伏讀流汗跼天蹐地若無所容祖母洪謂群臣
曰吾孫年幼必不能別白事宜群臣又難自達當

上表敷奏是用差陪臣重大匡門下賛成事李茂芳
匡靖大夫門下評理裴彥等齎擎祖母表文并管領
金三十一斤四兩銀一千兩白細布五百疋黑細布
五百疋雜色馬二百匹赴京伏望云〻錄先臣歸附
之功察祖母窮迫之情賜先臣謚命臣襲爵歲貢之
物亦容小邦不拘定數隨力所辦以獻則先臣含笑
地下迪我子孫世爲　聖朝藩輔臣之至願也臣
之至幸也伏惟
聖鑒採納臣某不勝隕越之至謹奉表陳乞以
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〻〻謹言

王大妃陳情表

言妾竊聞自古　帝王臨御海內外萬邦蒼生共惟臣妾男為臣女為妾其類雖殊其性則同其勢雖疎其情則親故曰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今妾勢窘事迫不過號天而已　陛下即天也而視聽自我民天不言而　陛下代之言此妾所以觸冒天威而罄竭所蘊也妾生十六歲事先臣王某生二子長曰某次曰某某之子曰某曰某相次襲位而皆早夭無後其最後立事妾盡孝道國人實知之天地實監之及　陛下即位某能知天命有

啟樂於內附　陛下亦知其忠矣不幸短命暴亡
致疑傳言失真聞于天聰　陛下怒之誠是矣雖
然其亡也暴故致人疑耳非有他故也若其殺使之
賊金義在逮聞某之薨即生姦計欲立瀋王為王遂
入胡地至今不敢還國則本國之不與也明矣妾又
聞興滅國繼絕世　聖人之大政也況國未至於
滅世未至於絕乎今某以某遺孩權署國事表請贈
諡襲位已有年矣妾與國人無大無小日夜瞻望以
竢德音而猶未降也　陛下為天地於天地之間
洋洋乎發育萬物各得其性而獨小邦不霑

代妾實痛之妾實痛之又念小國濱海隣於倭國日
與為敵故其執政皆為將帥居中者少以半入朝恐
致疏虞倘或倭賊得志豈非小邦之不幸朝廷之所
慮哉小國地薄不產金銀中國之所知也馬有二種
日胡馬者從北方來者也曰鄉馬者國中之所出也
國馬如驢無從而得良馬胡馬居百之一二亦中國
所知也近因倭賊指以殆盡布走雖出於國中無數
至於萬誠難充辦遼東流移民戶見行出牓招集妾
自少未嘗妄言況敢欺 天乎妾生於大德戊戌
行年八十又二旦暮當無盛代誠不忍坐見其一心

向化之美泯而不彰葵藿々孫々無以立於世是以犯
禮法披心腹以冀　陛下一晧　陛下哀之恕之
賜先王之謚降世數之命收叙貢之詔使小邦私國
其宜將節獻土物永々遵守則妾當安心待盡而亡
兒某亦當圖所以報恩於冥々之間矣妾以一婦人
直其二子三孫相繼榮養一旦遇虜難不能有所別
白於　聖明之世將何以見先王於地下乎今人有
千金之產尚欲傳之子孫無所墜失況一國乎況老牛
舐犢之情乎妾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請贈謚表

聖君恤典易名示終孝子之情顯親為重肆當呼籲
冞極凌兢伏念臣否運之逢嚴顏奄棄上表請謚瞻
跂令為七年對影撫躬悲傷則如一日茲殫悃愊益
切悚惶之望
皇帝陛下 察外夷帝列之雖多如先臣攸附之有幾
特須茂渥以慰貞魂臣謹當與祖考為一心益竭其
誠傳後昆於萬世永作漢藩

請承襲表

天臨在上敷施生物之仁情動于中顯望分茅之命
茲當呼籲冞切兢惶伏念臣某爰從弱齡已值否運

徘徊對影恨孝由兄友身恭什惕存心庶無墜父作
子述故再陳襲爵之請而上達嚮化之誠自始至今
益勤無怠歲律已七周之久星軺無一介之來瞻跂
未涯敷陳以表志願所在神靈共知伏望
皇帝陛下記先臣歸附之初憫小國危殆之際不責
既往而許自新特頒綸綍之音俾守箕裘之業則臣
謹當既能以德保釐青社之群生永終是圖拜獻華
封之二祝臣無任瞻
天戀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陳乞以
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大尉謝表 至正二十二年

踐脩先緒方膺千里之封迪簡上心又錫三公之命恩非望及感與愧并伏念臣斗筲謏材藩輔遺裔由弱歲入叅霄眷以致立揚雖才心恒抱愚衷莫伸報效偶值豕蛇之類小輸犬馬之誠然蠅止樊竟中遭誣構之禍如魚脫網實上荷保全之私甫獲更生絶無他望忽星軺之戾止驚璽書之在茲欲辭讓則近名故僶俛焉就職遂慚止足深戒滿盈云云運撫中興仁同一視遂須茂渥以寵遐方臣敢不謹保家彝益彰聖化九霄雖遠如瞻黼黻之光四境粗安惟祝

岡陵之壽

賀登極表

秉籙膺圖復中國皇王之統體元居正同萬方臣妾之心景命有故懽聲旁達欽惟云云文明邁舜智勇踰湯雷厲風飛集大勳於戡定鼎新革古慨鴻號以創垂典章文物之粲然華夏蠻貊之率俾云云臣邈處東表顒望北宸雖未參稱賀之班願恒貢嵩領之懇

謝恩表

渙發綸言俯須琢錫惠出非覬心惝拜嘉云云禔將

斗筲之材嗣守箕裘之業屬中夏之板蕩殊失依歸逮上聖之作興益勤依戴顧以山川之悠遠尚稽江漢之朝宗豈知曲賜包容優加鎮撫龍節東飛於鯨浪天章下燭於鯷岑宗社與榮室家相慶茲蓋伏遇去々修文偃革敷德舞干天地平成紹五帝三王而立極朔南聲教奄九州四海以爲家故令重譯之邦獲被同仁之化臣謹當志存忠順世作翰藩恪修執壤之儀恒祝齊天之壽

賀平蜀表

皇建極而撫九有奄宅中邦師以律而出萬全畢燿

群醜捷音所及喜氣交騰欽惟玄〻以堯舜神聖之資當殷周征伐之擧起江湖蹫楚越所向無前平齊魯掃燕雲依徂相慶大勳斯集汚俗惟新男有室女有家悉皆安堵書同文車同軌孰敢不庭惟彼蜀邦盜稱名字負險拒命夫豈知螳臂圖輪彈罪加誅不啻若鴻毛燎火鈎閣坦途灔澦安流玆由天運之方來實出聖謨之獨斷混一之速前古所稀臣某幸獲逢辰想聞奏凱鯷岑守職敢忘再造之私虎拜揚休恭上萬年之祝

請子弟入學表

東夷好德無古今智愚之殊用夏變夷在禮樂詩書之習苟因陋而就寡美修業以及時故我東方肇從炎漢遣子弟鼓篋而入學歷唐宋聯書而可稽豈徒有尊崇中國之心亦足爲賁飾太平之具欽惟云云神武定天下文德來遠人須聖經與史書學規斯著賜法服兼雅樂祀事一新第因俗習之澆漓深慮儒風之墜軼辭藻浮華之末罕見其工聖賢義理之宗孰知其正如欲期於變魯必先務於觀周伏望云云憐臣嚮化之誠諒臣成人之美特垂明詔渙發俞音尚容互鄉之童得齒虞庠之胄臣謹當奉揚彝教永

綏箕子之封罄竭忠勤益貢華人之祝

謝賜紗羅表

使華忽至天貺特加揆分踰涯措躬無地臣某智不足以圖治才不足以文身自愧荒踈粗保箕裘之業何圖瑣末上煩黈纊之聰爰從敀附以還過荷寵靈之被禮服樂器示華制於方來經籍史書發良心於久昧加匪頒之殊渥既滋至之弗堪又此拜嘉彌用增惕玆盖伏遇云云師禹致美法文即康命德則在笥之是舉御將則解衣之尤急遂令幅員之廣咸入經綸之中如臣之微受賜亦厚臣敢不推好賢之美

意蘖又改爲竭祝壽之早誠服之無斁

辭左代言牋

言臣自奉職已來未有裨補徒累 聖明乞解本任者 明主推誠待之不專示恩忠臣以道事君豈宜固寵敢陳悃愊用瀆尊嚴伏念臣禀性庸愚操心褊狹忝緣驟貴多招素議之輕容止無儀共指淸班之玷分守置散榮乃絶倫玆蓋伏遇 聰度匿瑕湛恩逮世憐臣父委質於未即位日知臣身登名於初設科時擢之不次之官居之惟允之任而臣旣不能敵可替否尚何有防 微杜漸臨事經情反激怒雷霆之下

撫躬對影若難容天地之間斯皆福過禍生止合名成身退伏望恕臣不肖之狀矜臣知止之心賜以俞音遂其愚拙則臣就閑居益弘學業是所願爲奉成畫擬進文詞則不多讓臣無任激切屛營之至

批荅　中書舍人田祿生奉　教製

余惟萬機至繁獨智難治曰有承宣之任實爲出納所由蓋以所係者非輕故難其人而必重卿性識明敏文才贍優夙承乃父之風有名當夏時得衆儒之望爲準東韓學旣有以博該謀亦堪爲啓沃玆予不穀惟爾是嘉擢自卑聯陞于大職遂使

代言於左右庶克顯美於遐邇允係文詞悉令委
任何遽形於引退固難料其情辭豈眷懷之未孚
抑聽納之或失然上下所當無隱何患情之不通
且臣子苟欲自便豈其義之為大矧予何負於爾
而爾有疑於予當躰予懷勉安乃職所乞宜不允

辭判門下牋

臣言臣以奉使致謗乞解職事 聖慈不允然臣慚
汗未已再陳卑抱者居卜戀於 施恩特降德音狹中
難以包羞再陳誠懇感與愧集涕隨言零伏念臣韋
布孫士詩書晚進謬忝台鼎恒憂覆餗之譏剩覯

天廷終致失實之謗班行招笑閭巷喧譁而譏也雖然閉戶以深藏面浮慚色安敢曳裾而高步身近耿光蓋臣約束而下不從則臣不嚴下欺罔而臣不知則臣不察不察則闇不嚴則柔天下豈有柔闇可當有為之時而處具瞻之地者乎所以不俟終日乃乞餘生伏望 主上殿下曲照此懷俯從所願則臣閑居綠野吟風月之太平窃效華封祝 君王之多壽

批答

省所上箋乞解職事事具悉自予在東宮之時惟卿受先朝之托以師保而為冢宰傅德義而任經

綸乃覲朝於 帝庭而奉揚於國美 天子加康
侯之接士夫 嘆季子之行衆所共知卿亦何慊自
古大臣當人心之虛疑則定之以鎮靜值國步之
艱難則處之以勤勞非不知退休之為安每當以
去就而為重是一身之關係甚大而衆人之倚望
非輕故也卿之所陳予已悉矣予之所望卿亦躰
焉毋為牢辭往踐乃職用伸斯命仍斷來章

賜贊成事潘卜海教書
蓋聞遇急遽倉卒之難然後知出衆之真才立光明
雋偉之功然後受稀世之至寵此振古以來聖帝明

王賢臣碩輔所以富貴不離其身而聲名流於萬世
者也咨爾卜海乃祖阜奉使節而通日本李提文衡而
取英材代有聞人立于朝著詩書之澤禮義之風浸
漬發揚久而大振其在乚 海乎卜海氣總剛柔材兼
文武而其立志堅如金石移孝爲忠主耳忘身宜其
赴寡人之急難也丙寅西狩封豕奔來我前左右色
変不知所爲我之安危在於呼吸之頃卜海躍馬而
來一箭洞其腹應絃而斃是卜海迸績我命于天也
此雖宗社山川之靈默誘卜海之衷然非卜海所蘊
之忠所禀之勇予未小子何由奏 宗社山川於今

日乎若稽典故錫汝王姓為義子陞汝贊成事所以異其恩數也所以勸其忠勇也拜及侍中所以勸其忠義也漢誓功臣之辭曰泰山如礪黃河如帶國以永存爰及苗裔肆今寡人迹而誓之曰鯷岑砥平鰈海塵生汝孫吾姓為國干城咨爾卜海徃服訓命欽敬無替

罪三元帥教書

宣旨國家不幸遭罹寇難播遷南土惟予小子否德所召亦惟將帥用軍無律不克禦侮故也方懷嘗膽之憂始覆敗軍之罰乃命門下平章事商議會議都

監軍鷹揚軍上將軍鄭世雲為摠兵官賜之節鉞代
予行事緬降勅書宣示所以委任之意大將小將並
聽約束俾無敢違畧類
祖宗之靈啓迪於上忠志之士奔走於下四面合攻
盡殲其衆方族凱旋疇賞報功不期祐菁恃功驕恣
構兵世雲不畏大法以快一朝之憤摠兵官代予行
事而居下着敢擅殺之是不有我也凌上干犯罪孰
大焉顧惟祐菁為國爪牙血戰數年頻著勞效而一
念之謬前功盡棄予實悼焉雖然破敵之功一時之
所或有無君之罪萬世之所不容輕重灼然有不相

掩者釋此不誅何以示後故命有司將都元帥都僉
議贇成事安祐元帥都僉議贇成事得培都僉議贇
成事芳實同知密直閔搜密直副使金琳寺明正典
刑尚念舊勞罪不及孥所管大小官吏具令有司量
功叙用其倘惡背公手害世雲即將鄭贇在逃不宥
外其餘知情不着者　皆原免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惟爾士衆務盡乃心無越爾職以保終始故玆教示
想宜知悉

受命之頌并序

洪武十八年秋七月乙亥　天子臨軒發册立我權

署國事臣王諱爲王謚先王曰恭愍九月乙亥國子
學録張溥行人段祐奉封王 詔來丙子國子典簿
周倬行人雒英以謚冊 誥命至皆 上所自製也
王服先王所受法服率臣僚備儀仗郊迎開 詔接
誥三叩頭呼萬歲己卯焚黃告廟悉如朝廷所降儀
注庚辰詣 玄陵行祭門下侍中臣堅味臣成林三
司左使臣興邦等告于王曰臣等不肖蒙先王過擧
待罪兩府遭罹天禍先王奄棄群臣群臣奉殿下守
位十又二年蹈天蹐地瞻望恩命之賜曷嘗斯須忘
哉幸今殿下正位先王易名宗社以安室家相慶實

三韓之再初也不勒石頌功德昭示萬萬歲無以侈
上之賜臣等惟慢是懼乞勅臣穡爲文臣某書册爲
宜臣等謹冒昧以請教曰可明年正旦兩府宰相告
歲事于王輪寺之影堂禮也侍中林公李公又謀曰
樹受　命頌莫如于玆便得旨遂以命臣穡臣穡竊
惟我　太祖神聖大王二十二年受命其後嗣王無
不受命中國字小之恩事大之禮非他藩邦所敢跂
及也及原之季先王深察機運航海入貢天所命之
今我殿下繼志述事愈久愈謹精誠之極昭格上下
天子明命自天而降俾我小邦儀從本俗法守舊章

眷顧深矣訓戒深矣殿下所以奉承周旋豈止 天
威不違顏咫尺乎粗藁嘗享祖考祭神明勤政事安
人民惟在於對越 天子寶訓而已臣穡敢不拜手
稽首獻頌頌曰
惟我小東世慕華風五季迄宋 帝眷益隆先王承
之艱哉厥時時惟此徒我迺南馳於赫 大明察我
之誠久乃交孚襲爵易名辭嚴義深流出 帝心卓
冠前後不寧耀今 帝訓炳然瞻之在前無敢逸豫
不畏于天畏天之威述職無違勤政安民惟時惟幾
帝則歎嘉乃不遐遺上下無間永又我家或悖于茲

天難諶斯凡百在位顧諟頌辭

乞退書

穡以文墨微勞蒙　先王不次擢用待罪兩府揣於養生病成方悟及　聖上將訖學　先王親選講官曰穡之病必無患乃落點後果進與經筵之末轉對數次而止未幾撰　玄陵碑復啟堂邑從南京判三司此實　聖上先君之恩也臣之知感有如天地病發乞辭職期而復判三司又病又辭然而福過災生滿極溢至雖得蒙恩閑居病發無時上煩天聽馳醫賜藥者數數矣十餘年間保全殘喘皆　聖上之賜

也又況　先王禮陟之後國步危疑之際臣雖一命
書生去就輕如鴻毛然亦何心乞退上以負　落點
之恩下以速苟全之謗哉今則　先王封贈矣上位
定矣宇小事大無小齟齬乾坤交而成泰矣顧臣之
愚性愛閑適況今多病理宜恬退賞江山以養氣吟
風月而清心或可遂生樂聖歌詠國雅以終餘齒臣
之至幸也伏乞　聖慈賜歸田舍仍勑所在州縣官
優加存恤以全終始之惠至幸至幸洪武十八年十
月日

批答

牧隱文藁卷之十二

金司空眞讚

姿質足以追祖風雅量足以鎭浮俗高懷謝傅之東山遠映陳侯之冠玉或一飮千鍾而不爲困或危坐竟日而靡有爭盖醴泉朱草慶雲景星固世之罕有亦可以爲人瑞而表大平者耶

觀物齋讚

觀物有術有物有則以言乎跡則其淺也或同於繪事之丹青以言乎理則其高也或入於異端之昏默惟其二之喪我天德範圍乎庖羲之俯仰祖述乎大

舜之明察然後可以會歸于吾心之太極也子安李氏學有餘力庭草盆魚樂其自得扁之齊居必以是克有問施功去何從鼻端白

義谷清卿四字讚并序

西原李氏大族也世有令名慶流秀毓至于義谷遇知玄陵進秩二品其名曰邦直字清卿也玄陵聽政之暇親紆札翰若曰臣邦直予甚嘉之世臣大家甄別褒異予敢後焉於是大書義谷清卿四字以予之公之子三司左尹承慶以公之言求讚臣

竊伏覩
玄陵筆法之妙高出近世凡今之人所共瞻仰至於
禮皃世臣上法
祖宗李氏之先有曰公升者大爲
毅廟所重今其孫又被寵遇如此信乎其不可及已
使百世之下奉奎畫親耿光宛如一日則承慶諸子
之子孫如對乃祖於卷中其事君事親忠孝之心當
日奮而不必褒矣
玄陵奬誘人材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垂裕無疆其道
豈不愈盛光大也哉臣竊謹拜手稽首爲之讚曰

直哉惟清惟義之明如臨于谷君子之貞允矣君子
世臣之倚克繩乃祖疇匹其美
玄陵之心如璧如金形于翰墨晃耀來今匪私李氏
實激于世矧其子孫宜體上意

判三司事崔公畫像讚

洪武十二年夏四月乙丑中官傳旨若曰判三司事
崔瑩事我
先考竭力奮義扞我外侮　克至于今日休予甚嘉
之今其麾下圖鴻山破陣之狀將垂示無窮汝穡其
讚之臣穡竊惟國家之用文武臣也腹心以養元氣

𠖥牙以禦外侮而天下之人隨時安危而注意焉至於出將入相朝廷倚之爲重邊鄙賴之以寧扞猾畏威而摧伏寇盜聞風而退縮求之今日判三司左其傑然者也判三司事即尚書令自庚寅年以來禦寇海隅敵愾河南定難興王驅僧北鄙大小戰八十七次批亢擣虛遇險出奇而年過六十氣益不衰非天錫勇智何以至此三司之先世以文章佐我王國位宰相司貢舉歷歷可數而三司公獨用兵略當艱難多故之日立雄偉不常之功往往橫槊賦詩氣蓋一世又以先考視黃金如土塊之訓銘之于心故其清

白之操老而益堅三司公文武忠孝可謂兼之矣洪
惟
聖上殿下遹追 先志崇德報功激礪精明剛毅之
氣以濟否運以逮太平宜三司公之首膺光寵如此
其至也猗歟休哉臣籥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長
言之其詞曰
有烈威聲惟剛惟明海盜震怖國之干城土豪屛縮
民之司平受封開府惟仕之膴惟公之心心乎乃父
惟氷之清惟蘗之苦峩峩鳩山鼓勇陣間英姿颯爽
氣振區寰圖形惟肖以聳瞻觀惟古有語德輶鮮擧

舉之惟公非公誰歟庶幾廉頑在我
王所

息牧叟讚

息牧不知所出中庵云牛人畜也牧之則遂其天不牧則懿焉耳故曰今有人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歟吾師牟尼出現於世視衆生猶牛馬衆生為無明所主奔馳六道猶風馬牛也吾師多方便馴之於正識使其飽而肥膩終其身而無虞以是而觀則吾師牧者也衆生牛也衆生之情識

有高下地位有淺深於是取牛之色以區別焉惡一
也善一也故牛也有純黑焉有純白焉或偏於善或
偏於惡故牛也有半白半黑焉衆生之品有四而吾
師以十力牧之牛雖無知不得不從於牧者衆生雖
無知不得不從於吾師此圖之所以明諭夫五濁而
吾之取以自歸也子幸爲我作讚焉吾當朝夕觀之
以自儆予曰予未之前聞也然其理明其譬甚近中
國聖人繼天立極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敎人以中和
之德敎其氣質之偏者粲然如日星而猶世變風移
敝華靡驕淫矜譎是何也聖人不繼作故也牟尼

之出亦罕矣牛之不馴于牧也何足責焉中庵月本
入也號息牧則絶學無爲閑道人矣予甚慕焉予甚
敬焉迺作讃曰
彼何人斯蓑笠于牧麾之以肱牛耳濈濈旣馴以升
豐草平麓大平風月童子短笛

賜龜谷書畫讃

達磨折蘆渡江圖童子普賢六牙白象圖覺雲龜谷
大字共四軸高廣如一皆 上親筆令大曹溪宗師
禪敎都摠攝崇信眞乘勤修至道都大禪師雲公携
以過韓山李穡曰後 上之賜莫如文蓋亦當今傳

來世非此無繇故將求之縉紳間予盍先之且曰長蘆白象所以警夫不肖者惠固罔極也至若覺雲吾名也龜谷吾號也今夫出家學道者有萬其衆能以名號上徹幾何人哉又況銘諸心徒之手筆輝奎璧絢耀一世其為幸之幸何如也此吾所以必託之子也臣穡謹俯伏展閱既退而言曰浮屠氏重於世久矣徒以因果罪福焉者末也高厓玄默獨立乎萬物之表則雖吾儒高尚者亦莫能少之恭惟

聖上殿下深絜妙旨所以取之者得其道是以一斥近世之陋將以復 大祖之舊而龜谷獨蒙知遇既

賜卄又二字褒崇之號又於請燕之餘念茲在茲親紆扎翰寵賚如此則其人可知已蓋龜谷衣冠之胄也氣禀已非庸衆比養之以道者又熟故達磨心而普賢行願其名也以無心爲群有之宗願其號也以叢六爲群動之本其跡脩然其中湛然固已不物於物矣其受今月之賜非幸也宜矣大字深穩如萬鈞鼎變化如九轉丹象步徐徐汀風瀟衣人情物態各臻其極聖人之心寓於筆猶化工之妙著於物也臣穡敢拜手稽首爲之讚叙其首云

龜谷

和氣在天虛靈在物惟識神用弗或天閑疇均此施六合為一

達磨

是身虛空天水一色渺然而逝風清月白爷孚其間唯一不識

普賢

六牙大象布武大野富貴風流見此粲者哀哉兔遝方騁吾駕

法名

無心為心出入大虛友風子雨亦曰勤集妙悟所以

非師誰敎

贈侍中鄭公畫像讃并序

守門下侍中廣平府院君李公在壬寅歲嘗與諸將克復京城其摠兵官則贊成事商議鷹揚軍上護軍鄭世雲也三元帥忌摠兵功在己上嗾麾下士突出害之三元帥雖伏辜然世之悲鄭公至于今不置廣平公以爲鄭公之名可傳而不朽矣然其容儀也後世無得而知之豈不悲哉又曰圖形夌烟雖古制也今又不行莫如寫其眞時節致祭之爲便

也既成請韓山李穡爲之讃穡與廣平公俱
以承宣事 玄陵故知鄭公非常人也事上
忠未嘗小有所承迎持志確未嘗小有所變
易辛丑之南徙于福也君臣北顧之思復何
言哉鄭公慨然請行旬月間 宗社復安
豈偶然哉在昔顯廟時姜侍中邯贊庚戌請
南幸戊午禦敵北鄙其功烈卓然矣近世金
山金氏之侵疆也道沖金就礪之功大矣已
亥毛賊之犯西京也摠兵李承慶之功大矣
然皆封疆之事而已非姜侍中二策出于一

身之比矣題廟至錦城　玄陵至福州嗚呼
可忍言哉鄭公與於決策南幸又能揔諸軍
掃群醜獨立大功是以儷美於姜公矣然姜
公凱旋題廟親迓于郊賜詩以褒之則鄭公
之不幸也　玄陵之痛傷也天曷故焉嗚呼
悲夫嗚呼悲夫後之禮鄭公之眞者知眞之
作於廣平也必起敬於千載之下曰鄭公信
有功矣然非李廣平何由而覩鄭公之容儀乎
則廣平好善之實益著矣可不長言之乎鄭
氏出光州長澤縣　玄陵十一年功臣也弟

日世文無子贊曰

於維鄭公樸外確中 玄陵功臣裴于丙申賊徧中國侵我邦域我避其鋒公乃出敵亦既殲之而下害而害而滇亡嗚呼不思姜公遠矣公則儷義匪我廣平孰圖孰志松山蒼蒼壯我明堂 鄭公之風播于無窮

金盡蘭讚并序

金榮祿光秀近侍至正帝帝賜金盡蘭孟堅所作也榮祿告老構以東歸歸之公山壽翁侍中公公俾播題其上

蘭之馨兮播于天庭寵錫近臣光耀東濵惟侍中公環衛帝宮感恩懷舊其心則同物得所歸妙矣天機

臣題賁辭淚落沾衣

上札讃并序

成均司藝臣濤語禱曰濤之不肖子所知也才不足以任役使學不足以備　顧問乃荷

上眷超擢華近誠懼萬死無以為報今又書遂翰墨之餘大書姓名字號九八字以　賜

拜受以還日夜悚惕夫何異遅至於此極也謹以裝續將求士大夫歌頌　盛德使不肖

之名因而傳諸永久子盍先之且濤吾子長源吾亦子蘿菴山人吾又子之意也願子之終惠焉臣播伏觀 上札時賜群臣或名或字或號未有書名若字若號如此其全備者也金君之驚喜過望不亦宜哉敢述前日命名之義乃所以見遇之故以為歌頌 盛德之本云君初擧進士求予是正所為文讀之琅然有作者氣不旬月其文益進予喜甚因其請名則名之曰濤所以羨其文也請字則字之曰長源所以戒其知本也其後果捷高

科為御史為正言才舉自進迨今改玉 詔
大比天下士于金陵高麗士子憚於涉海縮
縮退避君獨斷然笑曰吾試吾文耳中不中
死生皆命也何患赴秋闈果中會試又中對
策 天子之庭則入高等為二十五名是科
中者凡百有二十人居其上者若此其少則
君之才力可知也授丘縣丞辭曰臣語言不
通且父母皆老乞歸養遂得放歸 上曰餘
哉是以待之特厚今之 上札如此其全備
者所以賞金君之才之學之出乎等夷焉耳

若其號以蘿葍山人則有三說金氏本塩州人同福外家也別號蘿葍君之父母居之則君之所從出也且其爲物不爲新奇不可厭惡有益於人無損於用人而似之亦足以免於世矣君之眉目類傑天民有達官途遇金君問傑天民動靜君佯應而退聞者齒冷傑氏曰鶻人也故朋友皆目君曰田鶻田鶻性脩潔雖務服飾能忍嗜欲薄滋味所食蘿葍不棄其餘田鶻蘿葍之說蓋如此　上嘗曰金濤似傑帖該帖該者天民之叔父也然則號

之以蘿蕾山人者豈獨臣之意哉此金濤長源蘿蕾山人八字之賦形於上扎而爲稀世之寵光也允以臣隣孰不勸勉以副 上上厲質之盛心哉究筆法宣 上德謹拜手稽首而述贊其辭曰

時維清燕 王心載寧思勸臣能錫之寵靈輕霜鋪白華露滋清筆鋒旋轉玉振金鳴昭回奎璧鬼泣幽冥妙臻其極語莫能形維 上之德如風之行凡厥所觸罔不有聲厥或昧息禽獸之獰惟今在位我言是聽

無餘居士讚 幷序

密陽君朴公語予曰 先王之師大古國師號成亮曰無餘先朝秉筆者獨公在幸賜一言行其義予惟公之事 聰陵也甚見愛重及遜位江都肆步不離側入服其義遍知玄陵為喉舌臣以謹愼聞 今上進之中樞公不樂榮名惟以陵室佛事為己任餘十年如一日心猶未已其忠也至矣凡人之所以為人忠與義耳雖其所為驚世駭俗非此不足貴也視公平生事君盡其心事佛盡其道

雖曰無肯吾不信也然佛法空寂空寂之中
無凡無聖無相無名豈有能所哉有能有所
非至道也大古之望於公者深矣予亦非知
此事者也姑以謏聞略述其讚曰
秉仁本師承惠初祖於空寂中疵懸贅附公獨無之
風生步步疇克知公一介大古

誠齋銘為柳侍中作 濯

居而靜專巍乎泰山之安也動而不括沛乎春風之
發也屋漏廣庭王道天德髮可容乎不誠無物

惕若齋銘為金敬之作

上帝之臨嚴師之刼所在惟明虎尾之蹈春氷之涉
所察惟精匪明斯昏匪精斯雜驕吝之萌後然自放
殆哉岌岌乃罔之生惟敬之甫念茲以惕爲居室名
周爻孔彖動持息夾盤水之盈況學之患中而或詥
當致厥成友以輔仁忠告是急敢鞠斯銘

致堂銘爲金敬先作

養親致哀事君致身二義迭舉忠孝俱陳斯爲大節
足之蓋彝倫雖非學問質可以臻或勵于此不名爲人
所貴希聖以復其真其功去何其道無他初由致曲
終致中和惟景先民積善名家有頤其實有賁其華

以致名堂俛焉無邪朋友之道在於切磨以義以勉
是用作歌

三與銘并序

曹溪登增安卜人號三與請予銘銘曰

折蘆梁江面壁魏雪彼何入斯庭立腰折問答之間
至道乃決曰與者三雷電烈烈竟使兒孫呵風罵月
我匪其徒敢為君訣

自儆箴

五十歲秋九月初吉作自儆箴朝夕觀之庶以自勉
若近焉而遠之若得焉而失之遠矣而時近也失矣

而時得也茫乎無所措也赫乎如有覩也赫乎或昧焉茫乎或灼焉將盡也不忍焉將疆也不足焉宜其自責而自恐焉五十而知非九十而作抑斯其古之自力也尚不懈于一息勉之哉勉之哉自暴自棄是何物邪

辭辨

賦近出也源於三緯縿而騷騷而後賦作矣辭出於孔氏所以翼易也今讀其文韻語甚多其亦本於賡載者歟楚屈原作騷變雅之流也宋玉景差賈誼繼起而賦之源流於是備矣漢興武帝作秋風辭蓋本

於騷而詞益簡古晋處士陶淵明賦歸去來辭又稱驅騁而視賦則尚簡班馬出而包絡無餘至宿十年且就之説吁盛矣其亦可憾也已非獨文也凡餙於外者日增而積於中者日削枝葉茂而本根弱甚可恠也使本根茍壯而扶踈其枝葉也亦何傷哉亦何傷哉

答問

問爲文先生曰必言必言必用必用止矣問其次言遠矣或補於近用遠矣或類於正又問其次言不必言用不必用不亦復乎又問宜何師曰師不在人也

不在書也自得而已矣自得也者堯舜以來未之或改也旣十餘年矣問者謝曰先生前言是矣請終身行之童子在傍問其由錄之曰答問

牧隱文藁卷之十二

文集隠抜

川